

商·盜·寇

何守先 謝善實



商 · 盜 · 寇

——双屿港遗闻

何守先 谢善实

世界美術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商·盗·寇

——双屿港遗闻

何守先 谢善实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字数 400,000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5,000册

ISBN 7-5039-1324-X/I·555

定 价：19.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青烟升佛渡	许氏登荒岛	(1)
第二章	许芦陈合伙	商盗寇一家	(19)
第三章	知府论劫案	士绅集军饷	(49)
第四章	大盗越牢狱	葡商据双屿	(66)
第五章	水粮互接济	许陈分六横	(87)
第六章	海盗劫边民	倭寇烧渔村	(116)
第七章	宁波府出兵	四海堂挂匾	(127)
第八章	葡人助纣为虐	倭寇为虎作伥	(151)
第九章	私商暗行贿	官兵拒出征	(170)
第十章	倭寇大屠杀	昏官巧掩饰	(182)
第十一章	私商勾葡商	六横立新规	(205)
第十二章	官兵再剿匪	盗商自残杀	(226)
第十三章	曹浩喜后怒	王直降又叛	(250)
第十四章	传教惹众怒	通番为敛财	(275)
第十五章	官兵剿寇无功	王直临危受命	(295)
第十六章	私商惧海禁	日使闹朝贡	(319)
第十七章	卢鏜再出兵	官兵大获胜	(339)
第十八章	官军开杀戒	岛民遭祸殃	(367)
第十九章	朱纨禁海疆	蒋洲思互市	(393)
第二十章	功臣愤而自尽	书生请愿赴日	(416)

第二十一章	总督拟招抚	幕僚谕盗魁.....	(441)
第二十二章	王激助灭盗	蒋渊说俊首.....	(474)
第二十三章	巡抚善宽慰	盗魁意归顺.....	(489)
第二十四章	招抚变诱降	英雄做祭品.....	(515)
尾 声			(530)
后 记			(532)

第 一 章

青烟升佛渡 许氏登荒岛

太阳已经碰到了西边的山尖，山脚下的海水墨绿一片，东边的大海却依然一片金黄。

一艘三桅快船扯着满帆在海中颠簸，一会儿它出现在墨绿色的海水上，一会儿船上的赭帆又兜满了阳光。船上没有挂旗帜，隐约可以看到前桅上有一个人影，大概是瞭头的水手。这儿叫崎头洋，东北面是舟山岛，西南是崎头角，船在这儿航行就好像在大江中一样，从左右舷望去都能看到青山，有经验的老大，根据山形的变化就能判断船位，因此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派水手爬得这么高瞭望。这艘船的行踪着实有些诡秘。

崎头角像一只龟头探出在海中，横挡在船只前进的航道上。“崎头到嘞！”随着瞭头水手一声长喊，船舱中钻出一个人来。这人二十六七上下，紫黑脸膛，一看就知道是个在海上摔打过多年的人。他一踏上甲板就将手搭在额头上朝西面山头张望。“哦，快和崎头并埭了，真快！”随即他放下手朝后艄望了一下，厉声说：“瓢后灵往右扳，扳足。现在落水正健，转过崎头就兜水了。快来几个人，架起平六推升。”〔注〕

〔注〕并埭，照现代航海术语来说叫作正横，就是船位处于航线距某物标的最近的一点；瓢后灵就是舵；平六是橹，平六推升就是架起橹来向后摇。这些都是海上船家的切口，这些切口有些早已改变，有些直至现在还在海上的船家中流行。

后艄舵手一碰上那个汉子威严的目光，连忙使劲扳转了舵把。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传来，海浪哗的从右舷打了进来，甲板强烈地向右倾斜，船舷几乎碰到了水面。威严的汉子叉开腿依然稳稳地立在甲板上。

船舷慢慢侧了回来。船帆鼓满了风，船两边的橹大幅度摇动着，海浪不断撞击着船头，神秘的船进入了佛渡水道。中年汉子按了一按腰边的刀把，向船舷外吐了一口唾沫，凝视着眼前零星的礁石和远处的青山。

前方是六横岛和佛渡岛。远远望去，六横岛的山头遮住了半个佛渡岛，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山后一片金黄。这儿又叫双屿港，因其左有六横，右有佛渡而得名。它北倚梅山与大陆相望，东接桃花洋直通东海，有“梅落双龙伏，桃洋一斧开”的赞誉。它西扼象山港，东控南北海上要道，数百年来一直有海盗在此出没。

那艘船顶浪驶进了佛渡水道。“快到双屿了，三东家。”甲板上的水手对那个汉子说。这时船舱里又钻出两个人来，大概他们也听到了瞭头水手的喊声。那个原来立在甲板上的汉子迎上前去：“大哥，二哥，你们看！”三人同时引颈张望，只见几缕炊烟正冉冉从佛渡岛升起。三人都紧锁着眉头，没有说什么，看样子那几缕炊烟引起了他们的不安。

站在甲板上的是许氏三兄弟。许大叫许松，许二叫许栋，许三叫许楠。兄弟三人合伙在海上通番经商。海上行走的，不论是商，还是盗，都称他们为许氏三杰。这双屿港，以前一直是许家兄弟做通番生意的窝点。一年中他们总要到这里转几趟。前些天他们在福建洋面碰上了官府的巡海兵船，在海上兜了两天才摆脱，现在想到双屿来歇歇脚。

“看来是有些蹊跷。”许大最先开口。许大的脸也和许三一

般黑，左颊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在晚霞的映照下那道刀疤显得红黑分明，两道浓眉下，他的目光比许三显得更凶狠，他嘴唇四周那圈密密的浓黑的胡子，也使几个水手望而生畏。现在他紧拧着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来。随着船的晃动，挂在他腰间那把三尺长的龙泉宝剑也不断晃动着，有时剑把碰到他又在腰间的手背，他就转过手来将剑把轻轻推开。

“岛民内迁之后，佛渡岛上早已断了人烟，这事……”许二沉吟着，像是自语，又像是在问兄长和弟弟。比起他的哥哥和弟弟来，许二的目光要和善得多。他的脸也是那样黑，却并不紫，下巴那缕稀稀疏疏的胡子在海风中抖动着。他望了一眼岛上的炊烟，然后又垂下眼皮，转身向后艄走去。

“装什么斯文相，强盗还想扮书生。”许大侧着头边笑边骂。

许二一听转身走了回来，一浪打过来，船头一抬，他赶忙又跨出了一大步。“大哥，这趟我们兄弟离开双屿已有半年了。现在岛上有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把当家〔注〕抛进海里！”许大眼睛一瞪发出了号令。

“啪”的一声船头的两名水手扳开了闸把。“哗啦”一阵响过，铁锚落进了大海。

许二盯着锚上的绳索送出了十来丈，喝令刹住，然后回过头来朝着许三说：“三弟，你带几个伙计摇只小瓢儿〔注〕上去看看。”

小舢舨顶着湍急的海潮，艰难地向佛渡岛行驶。“快摇。”许三焦躁地望着前方的佛渡岛又瞟了眼舢舨前后漂浮着的朵朵蘑

〔注〕当家：海上船家的切口，就是铁锚。

〔注〕海上船家称船为瓢子或瓢儿，小瓢儿就是小船或舢舨。

菇般的海蛰。海蛰的腹腔一张一收地在海面浮动，在晚霞的余辉下闪出晶莹的光彩。几朵比蒲扇还大的海蛰蠕动着向小舢舨靠过来，摇橹的水手不得不狠扳几橹绕了过去。“以前这里可没有这么多的海蛰啊？”几个水手同时惊叫起来。

许三没有回答，他明白，这几年岛民内迁，很少有人在双屿港捕海蛰，腌海蛰皮了，海蛰自然就多了起来。

“海蛰似砒糠，陆上雨汪汪。家里要发大水了。”一个水手大声对同伴们说。

许三瞪了他一眼，那个水手连忙低下头，不吭声了。

西边的山后，那片夺目的晚霞迟迟不肯收去，落日的余晖正戏弄着起伏的海浪。

“夏天留阳，晒死老娘。”许三嘟囔着，用袖子擦了一把汗，又将右脚踏到舢舨，右手顺手抽出了腰刀。舢舨的中舱内还有五名水手，两人持铳，三人握刀。咿咿，呀呀，后艄摇橹的不时替换着，舢舨很快进了佛渡水道的北水门，不一会儿靠上了佛渡岛。

传说中，观音菩萨上普陀山就是从佛渡岛跳过去的。观音的一只脚印在普陀山的观音跳，一只脚印就在佛渡岛上。这岛也因此而得名。

自官府强行迁走岛上的居民后，佛渡岛一片荒凉。凭借着暮色的掩护，许三一行在茅草丛中悄悄往前摸去。

前方，一只癞皮狗焦躁地用前爪刨着瓦砾堆，可是什么吃食也没有寻觅到。忽然它竖起耳朵，似乎听到了什么，它的鼻孔使劲抽搐着，“汪”的一声叫了起来。“要坏事。”一个水手跳起来，举铳要打。“慢着。”许三一挺身，右手一扬，一把雪亮的刀子飞了出去。飞刀打个正着，那只癞皮狗跌倒在地上，后腿抖动了几下，再也没有发出声音来。许三上前踢了一脚，大步走向一堵茅草丛

生的断墙边。

明初实行海禁，民船不得私自下海。嘉靖以来海禁更严了，再说倭患加剧，浙东沿海频频遭到倭寇袭击。宁波府索性将附近小岛上的居民尽数迁至大陆。那些强行迁民的官兵还放火烧毁了岛上居民的房屋，以前的村落成了一片废墟。

许三来到半截断墙后，伸出刀来拨开茅草，他探头一望，看清那缕炊烟是前面山坡那边飘出来的。许三一招手，一名伙计快步走到他的身旁。许三带着两名伙计从断墙右边蹿了出去，另外三个也同时从右边蹿出。他们蹑手蹑脚从两面包抄了过去。

“娘的，这帮人已经住了不止一月了。”许三踏进一块南瓜田，踢了一脚四处蔓延的瓜蔓，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

暮色中，许三看清炊烟是从南瓜田边的棚屋中升起来的。那棚屋三面是残存的破墙，一面是用石头新砌的，棚顶上盖着厚厚的茅草。大概棚屋里的人听到了许三踢瓜蔓的声音，烟囱中又涌出一蓬浓烟，然后渐渐淡了下去。一个身影弯腰从棚中蹿出，飞快向后山跑去。“轰”的一声许三身边的伙计点燃了火铳，几只乌鸦从树丛中飞了出来。许三一看那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许三摸至棚屋边，用刀背一拨，撩开了挂在门上的草帘。他往里一看，眼睛一时还不能适应棚内的昏暗，但听到了灶中木柴发出的丝丝声。看来灶膛刚被水泼灭不久。

从另一边包抄过来的水手也到了棚屋跟前，大家一起冲进了屋内，那间棚屋顿时显得拥挤的。柴草味中透出一阵鸡香，六双眼睛一齐注意到了热气腾腾的灶台。海上摇晃了这么多天，天天吃咸肉、咸萝卜，谁也经不住这股香味的诱惑。“鸡！”不知谁嘀咕了一声，许三回头扫视了一眼，那人立刻低下了头。

“馋什么！先在屋里搜一下。”许三当然也闻到了鸡香，但

是多年的经验提醒他，现在一窝蜂涌向灶台，说不定会吃亏。

大家这才注意到，棚屋的北角还搭着一张板铺，几根松木支着几块木板，板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茅草，上面是一团凌乱的蓝布被子。板铺下黑咕隆咚地看不清。

“去看看板铺底下。”许三用刀一指说。

两个水手连忙上前几步，弯腰朝铺下一张，一把从底下拖出一个人来。

“拖到门外去。”许三厉声说。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但在屋内已经看不清那人的面目，只看见一个哆哆嗦嗦的干瘦的身影在挣扎着。到了棚屋外，那人抬起头来环视了一下。他看清了许三他们不是官兵，接着又抬头看了一下许三。“许老弟，你可不能这样对待我。”那人忽然嘶声喊起来。

“噢！你是——”许三愣了一下，走近一步。他看清那人左手的手指少了两个，只有三个手指。“哈哈哈哈哈，”许三一阵大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一听是自家人，两个拧着那人手臂的水手当即松下手来，另外几个挺刀环立的水手，也将刀收入了刀鞘。

“芦东家，想不到会是你呀。你再也不叫唤，我底下的伙计可就要不客气了。”

“哼，再不客气还要怎样？”那人甩着手说。看来刚才两个水手确实拧得不轻。

“好啦，芦东家，不光是我，我大哥，二哥，都不会忘记你。几年前，要不是你到府台衙门打关节，我兄弟三人不知会吃多少亏。今天实在有些对不起。”许三将刀收入刀鞘，拱拱手说。

许三这么一说，那人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片刻他问道：“这

趟来佛渡岛，你们兄弟又想做啥生意？”

“哎呀，芦东家，这帮伙计跟着我们兄弟，在海上跌了几天浪，现在肚子都在咕咕直叫。你不能先让我们进屋里坐坐，热菜热饭吃上一顿，填饱了肚子慢慢再说？”

“那好，先进屋去。只是这棚屋又小又潮，可亏待许东家喽。”

随即，那人在先，许三在后，七人鱼贯进了棚屋。

芦东家名叫芦黄四，是宁波府数一数二的大商人。

芦黄四在灶台边点亮了油灯。可以看清，这人四十开外年纪，高高的颧骨，细长的鼻子，尖尖的下巴没有胡子，灯光下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显得十分机灵。他的脸上没有多少皱纹，凑在许三和那帮水手中间显得格外白皙。

芦黄四把油灯端到窗前的桌子上，掀了一下袍子在右首坐下，然后伸手朝左首的凳子向许三示意。许三早已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回头盯了一下灶台边垂手呆立的水手们：“呆着作啥？还等芦东家来服侍你们？”

许三一声吆喝，一个水手立刻上前揭开了锅盖，还有一个捧来了一迭青边大碗。水手们刚伸手要往锅里捞鸡。芦黄四微微皱起了眉头。许三注意到芦黄四脸上那丝不易察觉的变化，瞟了一眼那帮饿鬼一般的水手，开口说：“忙什么，那边不是有筷子吗！”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下面的伙计吃东西也喜欢用手抓。”芦黄四舒展开眉头，微笑着说，“板铺底下还有几埕绍兴老酒。”芦黄四抬手指了一下板铺。

几个水手七手八脚地在桌上摆下碗筷，抱出酒埕，斟上酒，从锅中捞出鸡来。许三一扬脖子喝下一碗黄酒，夹起一块鸡腿嚼着：

“芦东家怎么也钻到荒岛上来了？”

“那么你呢？刚才我问你们兄弟想做什么生意，你倒先问起我来了。”芦黄四呷了一口酒从容回答。

忽然棚屋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许三霍地站了起来，几个水手也丢掉鸡骨头，有的按住了腰间的刀把，有的抓过了手铳。芦黄四起身往窗外一张，依然镇定地坐在凳子上，摆了摆手说：“许老弟不必惊慌，来人是我的伙计。”许三听了只好惊疑不定地坐了下来。

“芦东家在哪里？”“芦东家在哪里？”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叫喊声，随即涌进五六个手执刀棍的人来。许三的伙计们也立刻拔出刀来。

“芦东家，这……”新进来的那帮人中，为首一个矮小而结实的小伙子先看了一眼芦黄四又环视了一下屋内，最后目光停留在芦黄四身上。

“自家人，自家人。阿海，让船上弟兄们找个地方去喝酒。你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

“噢，原来，原来芦东家的瓢子也在这里。”许三说。

芦黄四的眉头跳动了一下，捧起碗来喝了一口酒。他知道这次贩货出海的事已遮盖不住了。同时，他的脑际闪过拉许家兄弟搭档的念头。

“本来我就想跟你说这事了。”芦黄四扬扬筷子说，“我的船现在停在岛西的礁岩后面。”芦黄四并不习惯使用海上切口。

“芦东家这次贩些什么货？”

“不瞒许老弟，一个多月前我已将一艘尖头的三桅帆船藏在岛西的礁岩间，派阿海留在岛上看着。”

许三朝阿海看了一眼。已经坐在桌边的阿海憨厚地笑笑。

芦黄四接着说了下去：“昨天下半夜我将几箱白银、生丝、茶叶、土布装在渔船上，想悄悄溜出镇海口，谁想在招宝山下被巡海的官兵发现了。那些藏在舱板底下的货物险些被他们翻出来。要是我不亮我弟弟在衙门当差的牌子，现在恐怕早坐在宁波府的大牢里了。就是这样也费了我一百两银子。”

“本来我打算天暗下来后，将渔船上的货物搬到大船上，下半夜等巡海的兵船都回卫所去了，再出航去苏门答腊。今天下半夜潮水顺，明天天亮，船早出虾峙门到外洋了。就是珞伽山烽火台上官兵望见，也追不上了。”

芦黄四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每趟我从南洋、日本贩货回来，也先在佛渡岛藏起来，然后再用渔船一份一份运到宁波。这样，被官船查到了，损失也少些。”说到这里，芦黄四显得有些得意。

“怎么，芦东家还叫手下的人种南瓜？”许三忽然想起刚才经过南瓜田杀死一只癞皮狗的事。

“芦东家有两个月没有上岛了，派我管着那条大瓢子。我闲得发闷，就在棚屋外刨出一块田，丢下几颗南瓜子。不想，这几天，瓜藤爬得这样长了。”阿海代芦黄四回答。

“那么我们走近小屋时，从屋里跑上山去的是你了？”

“许东家猜对了。”

“我说阿海，你可真机灵，我们才踏进南瓜田，你就蹿出了棚屋。”

阿海没有立即回答，望了望芦黄四。芦黄四也看着阿海，微微点了点头：“许东家是自家人，你说出来不妨。”

“我上岛后，芦东家就吩咐我在岛上布置机关。”

“什么机关？”

“哈，”阿海眨眨眼睛说，“只要一碰上路口的绳索，我板铺

底下的竹梆子就会敲响。”他大喝了一口酒后，向后指一指，继续说了下去。“幸亏许东家和弟兄们没有追上来，山腰里还有陷阱和弩箭呢！”

许三暗想，芦黄四这滑头，盘算确实不差。我们兄弟往来都是大瓢子，碰到官兵硬碰硬。出海一趟要打好几仗，终日东逃西躲，没有个立身的安稳处所。这次被官兵追赶，从福建洋面一直逃到这儿，本想在佛渡岛歇歇脚，谁知芦黄四先在岛上落了窝。在浙东洋面可不能小看芦黄四啊。看来还得马上回去与大哥、二哥商量。

许三愣了一阵，不过马上恢复了神态，偷眼看了一下芦黄四，想知道刚才的神态有否被芦黄四察觉。他看到芦黄四正瞪着眼睛剔油灯上的灯芯，就说：“芦东家真是老谋深算。想不到今年我头一趟上佛渡岛就领教了芦东家的高招。”

其实，芦黄四早就注意到了许三的神态，他知道许家三兄弟以前也经常在佛渡岛窝藏番货，但他并不戳穿，笑笑说：“都一样。海上做生意哪像陆上稳当。眼下官府又查得这么凶……”

许三正听着芦黄四的高谈阔论，忽然发现阿海不见了：“阿海呢？这么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这个阿海就是这样，行动神出鬼没。”

“真难得，芦东家有这么一个好帮手。你是从哪儿找来的？”

“哎，说来话长。他家原来就在对面的六横岛，他的阿爹也常常下洋贩番货。嘉靖十六年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宁波卫兵丁上六横搜查，在他家搜出几大包胡椒、檀香。阿海爹被毒打一顿后，又被解到宁波。阿海躲在岛上的柴草丛中，才没有被捉去……”

“要吃自己动手！”正说着阿海冲进屋来，丢下一大筐鲰鱼、望潮。原来，阿海说出岛上的机关后，有些不放心的。于是趁许三不

注意悄悄离开棚屋，将各条路口的机关移了一下位置。回来时怕许三起疑心，就将芦黄四两艘渔船上的海鲜装了一筐拎到了棚屋。

屋里许、芦两家的水手、伙计又是一阵忙乱。

阿海听到芦黄四在说自己的身世，就接着芦黄四的话头说了下去：“许东家，你不知道，后来我在宁波找到我爹常提起的芦东家。芦东家帮我打听到我爹已死在大牢里了。”说到这里阿海眼睛有些发红。

芦黄四知道每提起这件事，阿海就会伤心。拉许家兄弟搭档的念头闪过，他又考虑了一阵，才刚刚想开口，又碰上阿海这么闹腾了一番。现在芦黄四决定向许三试探一下。

“这桩伤心事也别多提它了。以后阿海一直在我手下做事，可确是块下洋撑船的好料。阿海爹遭事时，还不算什么，几年来，官府可一年比一年管得紧了。我那个在官府衙门当书吏的胞弟前天告诉我，府台衙门又出了布告，往后连捕鱼船也要报官登册，领取船引，沿海舂湾，里甲连坐，一人违禁，连坐受罚。”

芦黄四朝许三膘了一眼，见许三瞪大眼睛听着，又加重语气说了下去：“往后出洋通番可越来越难啰！”

“难道就这么罢休！”许三一推胳膊窝下的刀把，虎地站了起来。

芦黄四声色不动地坐着，摆了摆手：“我们靠海的，哪能不吃海？这佛渡岛与我老家鄞县合岙、定海〔注〕郭巨来去不过半潮航程，出洋上陆都十分方便，以前岛上居民留弃的耕田可种粮种菜，官兵围捕紧了，躲到这里，半年一年可以安度时日。只是佛渡岛

〔注〕明代，现在的宁波市的镇海区、北仑区称定海，这儿的定海不是现在舟山市的定海。

东南的六横岛还有个陈思盼。我芦黄四一人势单力薄。要是你们三兄弟……”芦黄四没有说下去，他知道话说到这里，许三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他拨了一下灯笼，灯花爆了几下，桌面上亮了不少。芦黄四抬起头来盯着许三。

许三当然明白芦黄四的意思，他也知道兄弟三人这么硬闯下去也不是办法，但要和芦黄四搭档，自己可做不了主。沉思片刻后，许三说：“我得回去和大哥、二哥商量一下。”

芦黄四知道，他们许家三兄弟中，许二最有心计。两家搭档，事关重大，许三不可能当即拍板。因此也就没有勉强，哈哈一笑说：“也好。不过你们兄弟啥时能给我一个回话？”

“芦东家，下半夜你的瓢儿不起航了？”

“我等着你们的回音。为这桩大事，耽误一天两天我不在乎。”

许三一推碗站起来，向芦黄四拱拱手：“那我先告辞了。”

“好，阿海，你送许东家到船上去。”芦黄四边说边送许三走出棚屋。阿海和许三手下的水手也跟着离开了棚屋。

踏进南瓜田，许三又回头望了一下那间简陋而又弥漫着柴火味、酒味、鸡香的棚屋。少年时在徽州老家闻惯了这些气味，一晃有十来年没有闻到这般温馨的气味了。

二

锚泊在佛渡水道中的那艘三桅快船在海浪中晃动着，船尾的舵随着船的晃动不停地摇摆。舱内的水手们早已弓着身子入睡了。此起彼伏的鼾声与海浪拍打船舷的“啪啪”声、舵轴转动的“唧呀”声组成了大海特有的夜鸣。舱正中神龛下插着的两支蜡烛发